



(師法老虛淡係片照)

紀「影塵回憶錄」的先觀之快

張 真

佬虛
法師今
年八十歲
了！他本
是個中醫
生，中年
出家，為
師閉老法
師入室弟

子，他的道德學問，名震北方，一九四八年南來香港，駐錫新界荃灣弘法精舍，主辦華南學佛院造就僧材，並將他老本人自有生以來的遭際歷程寫成影塵回憶錄，現已由他的弟子大光法師校對，大約兩個月後當可印出流通，書分上下兩巨冊，筆者兩年前提說佬老行篋中有此名著，屢想索讀，先觀為快，以他老教育事忙，欲吐仍茹，久未啓齒，前數天，友人陸能誠居士與我同嗜，忽挾一巨帙來晤，則赫然佬老影塵回憶錄第三校稿到我眼前了！我歡喜得像人家中了馬票頭彩一樣，一口氣看了三天，原來佬老前生也是個和尚，他少時曾一度死去復生，所記陰府情形，歷歷如繪，他用著深入顯出的妙筆，平鋪直敘地寫來像一套名人小說，而行文却夾敘夾議，又像一本司馬遷的史記，令人讀來津津有味，在不知不覺間便信因果，明佛理，怎樣造人，怎樣造僧，都有深切著明的啟示，時下青年看了當極感興趣，不像其他文言深遠的年譜難懂，相信這錄面世，定會風行海內的。

佬虛法師無碍辯才，破立自在，一天從北塘趁火車去天津，正在三等卡一邊搗珠念佛，鄰座忽有一個姓劉的耶穌教的傳教士，以輕藐的態度向師挖苦，問佛是一回甚麼事？為什麼要念佛？師便將小彌陀經事理略為辯解，妙舌翻瀾，車中人都攢聚一團來聽兩人辯論。

劉道：「佛教勸人為善，那是好的，可是『輪廻』一著，根本就沒有證據我的出來！」

師道：「哪——證據太好找了！例如你先生是個基督教徒，信耶穌為真神，我在耶穌身上，就可以找出『輪廻』來作證明，耶穌教的新舊約，和其他一些書，過去我都看過，原來耶穌在天上是一個真神，他看世人有罪，就在耶穌撒冷降生，轉到人間替世人贖罪，耶穌三十歲的時候，從約翰受了洗禮之後，就開始傳道，猶太地方的人很相信他，差不多都信他的教，後來猶太當局憎恨耶穌，預備等他到耶路撒冷時候，捉拿他，這時耶穌有十二個使徒，其中一個叫做猶大，出賣耶穌，得了十三塊錢，和猶太當局勾通，一天晚上，由猶大作內線，把耶穌逮捕，交給巡撫彼拉多，巡撫就把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，三日後，耶穌復活，又回到天上，『輪廻』兩字，因義立名，就是輪過來迴過去的意思，如心地觀經說：『有情輪廻生六道，猶如車輪無始終。』並不是有一個鐵輪子或木輪子，不過是借這個輪迴不已的意思，例如耶穌原在天上，為替人贖罪，輪到人間；又從人間迴到天上，這就叫做輪廻，也就是輪廻的證據。」

劉道：「輪廻且置，脫生的事又誰看見來？又有什麼證據？」

師道：「以耶穌為憑據呀！脫生就是脫此生彼的意思：例如耶穌脫離天宮，轉生人間；又脫離人間，轉生天上。如果不能脫生的話，他也不會從天上轉到人間來；也不會從人間復活，轉生天上去，這不是轉迴脫生的證據嗎？如果說看不見的不相信，那麼天下看不見就可以相信的事太多了：譬如你教中上帝造世界，耶穌降生，你都看見來嗎？為什麼你相信呢？又例如一個人，他上面有曾祖高祖這個他都沒有看見，還說是有嗎？還有空中的電，你不是也沒有看見嗎？」

劉道：「人脫生畜類這有什麼理由呢？」

師道：「這也以耶穌為憑據呀！你是對這事情沒留心，也沒去詳加分析，所以你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耶穌他原是真神，為救世而轉生為人；以此類推，神既可以救世轉生為人，人就不可以因造孽而轉為非人嗎？什麼是非人？驢騾牛馬，蚊蠅蛆蟲都是，你想想，一個人生前無惡不作，死後還不下地獄或轉為畜生嗎？」

劉道：「凡是活着的動物，都是人們的蔬菜，你們出家人為什麼不吃牠呢？」

師道：「因為他也是一個生命呀！你教當初上帝說後人不要吃動物的血，因為動物的生命都在血中，既是動物的生命在血中，肉是血長起來的，血裏有生命，肉裏就沒有生命嗎？肉裏就沒有血嗎？人是有生命的，殺人的時候，人怕死，殺其他畜類的時候，牠獨不怕死，而還喜歡讓人殺牠嗎？如果『凡是活着的動物都是人們的蔬菜』的話，那麼像臭蟲，蛆蟲，跳蚤，蒼蠅等，也沒有有人拿牠作菜蔬，還有那些虎狼獅子等，有時候牠會傷人吃人，這也算上帝拿人給虎狼當菜蔬嗎？（車上大眾都哄笑起來）須知佛教以慈悲平等為懷，不但愛人，凡一切動物都愛；都認為牠有佛性，有情無情，同圓種智，同有成佛的一天，絕不能說人是能殺的，動物是應當被殺的，世間之有刀兵災劫，就因為人們的殺業太重，所謂『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且聽屠門夜夜聲。』一個有仁慈心；實行博愛的人，絕不忍心把一切動物殺得血淋淋地來滿足自己的口福；因此佛教就講戒殺放生！」

劉道：「我們基督教要講究真理！」

師道：「我們佛教更講究真理！」

劉道：「惟有上帝是真神，獨一無二！」

師問：「有什麼證據？」

劉答：「上帝萬能，世界上的一切，都是他造的！」

師道：「上帝不能的事太多了！例如上帝願人不受罪，皆生天，乃分靈降世為耶穌，教人行好作善；但世人受罪的人和作惡的人，不但沒減少，反而更加增多，這是上帝不能之處；後來他傳道傳了三年，被惡人把他釘死，這事情，第一：他不能禁止；第二：他不能勸化惡人；第三：他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；第四：他不能有先知之明，收猶大這個壞孩子做徒弟。（耶穌被釘死後，有人嘲笑他說：他救了人，不能自救——馬太福音廿七章——）這都是他不能之處。」

師道：「這話有什麼憑據？」

劉道：「以佛為憑據呀！」

師道：「佛既全能！為什麼還有善有惡？佛何不把那些魔鬼惡人都勸他為善，現在不但惡人不見減少，反而更加增多呢？」

師道：「這——你還是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」

佛的全能，就是能善能惡，只能善不能惡，何能謂之全能？佛的法身，和眾生的法身，無二無別，具足一切是，非，真，假，好，醜；也具足一切色，空，有，無，動，靜，變化；所以叫做全能。佛者覺也，就是人的覺性。這覺性是無形無相的，可是它能遍滿於一切有形有相上：例如佛，從聞思修經無量劫，證得法身圓滿，故到處都是佛的法身。我們眾生為五欲所纏，只認色身為我，故不能證得法身，如果發精進心，將來或現在修行到家，福慧圓滿，也同樣能證得法身圓滿，和佛一樣。例如你先生是有覺性的，如果你只做壞事，就「能」墮三惡道；如果你行五戒十善，就「能」生為天人；行六度，就「能」成菩薩；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無明破盡，就「能」成佛；這都是你的本知本能，也不是別人送給你的。到了做壞事墮地獄時，你想不墮也不成；可是到了做好事成佛的時候，你說你不成也不行。佛是已成的佛，眾生是未成之佛，人人有佛性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不像你們基督教，只許上帝為上帝，不許別人為上帝；只許上帝是神，不許別人為神。你想：一個有血性的男子，修了一輩子幾十年，自己却不能當神；只能給神做奴役，

未免太沒出息啦（眾哄笑）神連這點平等心都沒有，何能謂之博愛？何能謂之全能？」

劉問：「上帝是獨一無二的，佛是一個是多個？」

師答道：「上帝既是獨一無二，為何又有耶穌？」

師這樣問劉，劉不能答。師續道：「佛有三身（法身，報身，應身），四智（大圓鏡智，平等性智，妙觀察智，成所作智）法身圓滿，非一非多，即一即多。」

劉道：「每個教必有個教主作主，如果佛多的話誰作主？像一家兄弟五六個，沒有作主的，不爭權打吵子嗎？」

師道：「你言差了！你以凡夫的心理來測量聖人，跟凡人一樣好打吵，這連一個明理的人都不如，還敢稱得起為佛嗎？佛佛道同，同證清淨法身，各不相礙，佛無論對任何人，任何事，乃至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，慈悲的；而且是普遍的。好人善人，和一些上根利智的人，固然要攝受他，讓他開顯佛的知見，將來同自己一樣；同時對惡人壞人，和一些根器下劣的眾生，不但對他不加嗔恨，反而愈加憐愍他；化導他，讓他慢慢走上正道，將來都能成佛和自己一樣，這才叫做真正的平等慈悲！為了恐怕後人做不到這樣子，佛還告誡弟子們說：勿以牛羊眼視眾生（見普經）。金剛經說佛在因地時作忍辱仙人，歌利王割截其身體，能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，不但對歌利王不加嗔恨，反發願到成佛時候，先化度他，這種大無畏的慈悲精神，絕不是一般的神道設教者所能及……」

從北塘到天津約一百里路，他兩人一邊行一邊辯駁，每談到一個問題，總是被倭老駁得啞口無言，這位耶教的傳教士，他初時看這破衣爛衫的窮和尚，斷沒有什麼了不起的，乃於車上無聊的想，原故意向之挖苦開心，不料就被這和尚舌頭捲著。處處敗關，引得車上圍聽的人們都覺好笑，不一會兒到天津了，兩人下車，這位教士，深深地向他老作了個揖，連聲道：「多謝！多謝！領教了」。師問其貴姓，始知他姓劉，是鹽山人，

任鹽山基督教會傳教士云。

上述倭老車中開示基督教士一段，詳在影歷回憶錄第十章，看倭虛從容應敵，胸無戈矛，敵人箭來，只隨手接著，上弦射去，百發百中，又如老吏斷獄，從其本教採取材料，令他抱贓上堂不容叫屈，筆者認為這是應付外教論敵的最好方法了！

原錄跟著說：「到清修院，有範成和尚亦從南方來，談起話來，很相契，我告訴他從北塘車上與基督教徒熱辯一場駁得他默然無言，臨下車還給我作了個揖，範成和尚聽到這話很高興，因此他聯想起過去在上海，路過一所教堂門口，裏面又講又唱很熱鬧，於是他就跑去，一個外國人看他一個出家人去聽，當時就把話頭轉過來說：「世間上惟有上帝是眞神，惟有耶穌所說的是眞理，不像一些外道魔鬼所說什麼地獄轉輪迴，須知耶穌所說的道理是眞道理，所謂『朝聞道夕死可矣！』」等他說到這裏時，範成和尚抓住理了，馬上站起來對臺上說：「喂！你反教了，朝聞道夕死可矣，這是孔教的話，你是耶穌教，爲什麼也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呢？」兩個人大聲高嚷的爭辯了半天，洋人堅不承認墮了負處，範成和尚說：孔教的話，你拿來作憑據，不是反教是什麼？末後弄得那個外國人沒法子，無話可說，氣的苦喪着臉下臺了，引得一屋子人好笑！云云」

筆者看到此節亦不覺失笑，眞的！這洋人講的是耶穌道理，若非投降到孔子陣裏，怎會拿儒門的家具來用呢？不過這是範成和尚的偏師搗隙的戰術，畢竟非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若倭老却像綸巾羽扇的諸葛武侯舌戰群儒般似，饒你怎樣跳梁，他老安詳地拿着敵方勝義來作問難的解釋，借婆轆子拜婆年，轉見基高一著呢！

（未完待續）

友人索翰墨書此以贈 方倫

揮筆談來不是禪，語文未足表眞詮，靈山當日傳燈旨，只在拈花淺笑中。

有爲悉是輪迴業，無事方成自在心，美惡從今收拾盡，任他流水過深林。